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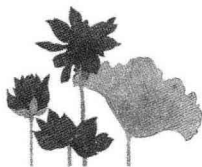
骊歌

蔓殊菲儿 著

生不共枕，死得同穴，幸哉。

蔓殊菲儿
著

骊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骊歌 / 蔓殊菲儿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447-4590-1

I. ①骊… II. ①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1014号

书 名 骊歌
作 者 蔓殊菲儿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策划编辑 段年落
特约编辑 段年落 末暖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90-1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5	骊歌
35	孽发
54	剑殇
74	靖康轶艳之霜云宗姬
106	玫瑰露
132	董家花园
177	染
196	贺兰敏之

蔓殊菲儿
著

骊歌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骊歌 / 蔓殊菲儿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447-4590-1

I. ①骊… II. ①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1014号

书 名 骊歌
作 者 蔓殊菲儿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策划编辑 段年落
特约编辑 段年落 末暖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90-1
定 价 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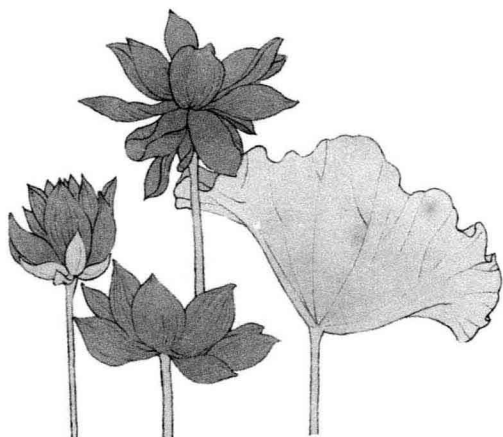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5	骊歌
35	孽发
54	剑殇
74	靖康轶艳之霜云宗姬
106	玫瑰露
132	董家花园
177	染
196	贺兰敏之

骊歌

生不共枕，
死得同穴，
幸哉。



骊山似一个美人，沐在淡青色的雾霭里，长长绮丽的罗裾迤迤而下。那不知是哪位神人的天工，织就五色琉璃的阿房宫阙，飞檐斗角，廊腰缦回。渭河的碧水，被引渠成清澈溪流在宫闱里蔓延。水边的蔷薇盛放，嫣红的花瓣乘着清风悠悠飘落到错金青铜鲛盘的细沙上，漏钟上的刻度已是申时了。守钟的宫女急急转身，往宫阁里去了。

公子嬴高午睡被唤醒的时候，听见有琴声断断续续地从窗外传来。自从母亲疏竹夫人死后，他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楚地特有乐器的弦音。那悠长的吟哦让他心生伤感，他站起身来往窗外望去，是侍妾离香跪坐在蔷薇花下抚琴，她的秀发没有盘髻，从肩上披下，只轻轻在发稍挽个小髻，用碧玉丝串绾着。离香身着一件天青的云裳，外穿荷叶碧的缣纱罩衫，柔绿的素练长长曳地。她琴技虽弱，但看上去很美。

公子嬴高无声地笑了，这秦皇诸子中出名的美人俊朗如月的脸上总是若有若无地飘散着云烟般的忧愁之色，就连笑容也如靡丽微

湿的晨风一般。宫女们用漆案捧来龙纹玉笋高冠、团蛟绮花白绸长袍、玄色纹锦织金大镶罩衫和连珠金饰的丝履，一起娇声道：“请殿下更衣。”

嬴高望着香烟低徊的错金博山炉，怔怔地听着琴音发呆，内侍长崔堰向前膝行一步，朗声道：“时辰不早，十四殿下已设宴华毅宫，辇驾已为殿下备好，请殿下更衣！”公子嬴高回过神来，他一边伸着双臂让侍女们系带着衣，一面向一旁的内侍说：“记得把那瓮上好的清酒带上。”

两名宫女用檀香的凤杖挑起铜索香炉引导，后面跟着八个健壮的内侍抬着的宫辇，公子嬴高端坐于上，美风仪兮朗清目，繁绣裾兮灼其华。峨冠崔嵬，绮袂当风，一路飘飘洒洒地往华毅宫去。

华毅宫是秦皇十四子将闾的住处，宫中的气象与十三子嬴高乐衡宫的淡泊精美大相径庭，威武奢华，气势夺人。将闾的母亲是秦长公主的女儿，比起秦皇与贵贱不一的六国美人所生的另外十八个兄弟，自认为是最高贵的秦国的王子，他的身形和容貌酷肖年轻时的秦王，身材极其魁伟挺拔，剑眉长目，方颌高鼻，硬朗的英俊中透露着威武霸道与玩世不恭。公子将闾臂力过人，精通骑射，酷爱刀剑和游猎，对沉溺风雅的公子嬴高行云流水的广袂长裾嗤之以鼻，平日只穿武臣样式的袖袍与骑射用的箭袖胡服。

将闾这几天带家臣去骊山射猎，收获颇丰。他留了珍贵的白狐献给出巡的父皇，兴致高涨地宰杀了所有的珍禽异兽，炫耀地宴请几个在阿房宫中相好的王子公主，除了公子嬴高之外，六公主惠阳，将闾的同胞妹妹八公主阳滋与十四公子世禄，十七公子昆弟均



在受邀之列，还多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十八公子胡亥。

“可惜华阳姐姐嫁了出去，王翦老将军的封地太远，不然早把她请来了。”将闾毫不避讳地朝着正急不可耐往嘴里塞甜枣的胡亥翻了个白眼，跟坐在右首的公子嬴高耳语道，“那个乡老儿脸皮真厚，我没请他，也好意思过来，你看他那副鬼样子。”

公子嬴高已脱下广袂罩衫端坐于席上，腰结美玉璆珞，细绸长袍皎洁胜雪。他的目光从胡亥黑底凤纹的漆案上轻轻弹起，掠过公子昆弟王冠上鸽卵大的随珠，悠悠落到惠阳公主斜插于云髻之上的七支错金凤簪上。那凤簪是同一个王家御匠所制，形制都是一样的。他们这三十多个兄弟姐妹，却不若这凤簪的同一，大家依各自的心性成长，参差不齐，长公子扶苏的仁厚，长公主华阳的坚韧，昆弟的天真，阳滋的刁蛮等等，不管如何，大家一着华服盛装，王族的气派便显赫生辉。唯有那胡亥，再好的王袍也依旧是托得他獐头鼠目、乳臭未干。关于胡亥的身世，据说他的母亲虽然年轻漂亮，却是一个类似于营妓身份的极其卑贱的女人，所以胡亥母子虽然受到秦王的喜爱，却被兄弟姐妹们所鄙薄，好在他实在是个酒囊饭袋，对流言和冷嘲热讽丝毫不予理会，始终我行我素，自得其乐。

各色果食与桂花醪浆上过之后，便是佳肴登场，有抱醢浇的脍鲤鱼、松材炼的熏鹿脯、清蒸的整只飞龙、片削的连筋鹿肉、腊汁乳猪、炮烧孔雀等等。配上乐衡宫窖藏的清酒，真是美味不可言喻，胡亥得寸进尺，涎笑着对将闾说：“这不过都是宫中常备的宴菜，跟父皇一起也没有少吃。哥哥叫得大家来就这点排场，未免太

小气。”将闾听了并不答话，只把手拍了几下，见后帷出来两个壮汉抬着一样整只的全烤上来放在青铜大台上。大家定睛看去，只觉那东西似鹿非鹿，似虎非虎，均莫能分辨。将闾环顾左右，淡然道：“我不过是猎了一只雌豹，不当心里面竟有长熟的幼兽，可怜它壮健的哥哥们均在旁边的林子里候着，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它们的弱弟连同老娘一起烹成了难得的豹胎。”

众王储听了皆知所喻，扭头暗笑，阳滋公主正嚼着脍鲤丝也差点喷出来，她摇晃着两尺来高的累丝珠冠，把眼瞅定了不知所然白痴样的胡亥，大笑着说：“这种上好的东西，哥哥一定得让我吃第一口。”将闾得意地下令让内侍分发豹肉，那珍肴精嫩非常，野性十足，胎肉又格外细腻鲜美，入口即化，果然人间少有。酒醇耳热之际，公子拔剑而出，舞而歌之，众人笑道：“莫以这粗喉哑嗓败了大家的酒兴，不如让美人来歌舞助酒方好。”将闾连连称然。

公子嬴高不看华毅宫的粉黛，他素来不认为将闾是调教乐姬的能手，即便是真美人，唱着那些俚俗的秦歌也不尽柔美。他在冷冷舞袖中静坐，一门心思地喝酒，听到兄弟们拉扯舞姬调笑的声音，心里有些不屑，直到胡亥一声尖叫把大家都从迷醉中惊醒。“唱错啦！哈哈，唱错啦！还是父皇最喜欢的那支秦风，这个贱婢得死了！”胡亥一边叫着一边离了席，下到场中捉住司筇的美人，哇哇大嚷。将闾心头窝火，向掩面哭泣的美人怒道：“乐长多次教诲，怎有过错？”那美人因恐惧匍匐于地，瑟瑟发抖，只能以袖掩面，哀哀悲泣。乐长唯恐降罪，急急膝行至主人面前，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奴婢万死，那女子是新到华毅宫的楚人，以往在楚地都是抚

琴，习秦筝不过数月。”

“放肆！灭楚已历数载，各国乐律均已废除，如何只习得数月的秦筝？”乐长百口莫辩，将闾暴怒地挥袖道，“如此废物，留之何用，将她拖出去斩了。”

“斩了太轻！”阳滋公主清脆的声音宛若蛇的毒汁从玉白的牙齿与鲜红的嘴唇间迸射出来，“应当车裂！”

“不！”胡亥打断了公主的话，满脸兴奋地抢言道，“罪人是我发现的，应该由我来处置，车裂太痛快，汤镬最好！”

“你就知道做吃的！”公主不悦道，“我哥哥宫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鼎？”

10 “怎么没有？”胡亥笑道，“我听人说王兄力可举鼎，那必然是有此实物，可以叫力士抬出来，我们就地观赏沸水煮美人如何？”

“胡亥！是哪个说我宫里有那种鼎？”将闾的脸沉了下来。眼看着激烈的争吵在即，一直不动声色的公子嬴高发话了：“一个失误不至处其极刑，倘若此风蔚成，我们阿房宫中的乐伎不出三五年便会绝迹，我想给这个女子一条生路，让她再奏一曲，优则赦免，若再不济，处死不迟。”将闾听公子嬴高把话绕了出来，赶忙附和。一看主家与长兄都这样说，王储们也都安静下来。阳滋公主撇着嘴，狠狠地剜了胡亥一眼，胡亥回击了将闾，也不再相逼，心满意足地吮起玉觚里尚温的鹿血来。

“来人，让这女子起来，赐琴予她，唱她家乡的楚歌吧。”公子嬴高吩咐着，乐长连连答应，低头退出，可那乐姬依然俯地，

不敢起来。公子嬴高看她的身影娇弱如细柳，青丝尽从削肩的一侧垂下，露出素颈一抹雪样的肌肤，看她瑟瑟发抖的样子知是受了惊吓，让他心里着实不忍。公子嬴高唯恐她再次惹恼自己喜怒无常的弟兄们，便起身到她面前去，用楚语柔声抚慰道：“姑娘起来罢，若是长于琴，便唱楚歌。”

许是听到家乡的话语，女孩子慢慢抬起头来，公子嬴高惊见那双似曾相识哀怨悠长的眸子，她泪眼婆娑，已哭得梨花带雨，暗蹙两弯细细长眉，秀巧的瓜子脸上悬着晶莹的泪滴，泪珠儿乱纷纷地落在她的曲裾长裙上。“芷伊，你怎么在这里？你还记得我吗？芷伊你就弹琴好了，有我在，你不会死……”公子嬴高看清她的面貌之后，竟迷失了，往事纷至沓来。公子嬴高生怕她会像一朵小小的雪花消失在他的面前，娴熟的楚语在他口中变得支离破碎，他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他君子般的风度在这个哀艳的少女面前顷刻尽失。

公子嬴高的母亲是楚怀王嫡出的女儿疏竹公主，楚人的多才、优雅和刚烈，在那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人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以万两黄金和无数珍宝聘来的疏竹是秦王履行对强楚连横政策的一颗棋子，她虽然受到秦王长久的恩宠，但内心抑郁，最后眼看着丈夫不守信诺对自己的家国虎狼相侵，当面砸断了秦王爱听的楚琴含恨离世。秦王不满疏竹夫人生前对公子嬴高故国式的教育，更厌恶公子嬴高对楚国仰慕的情怀，为了让爱子彻底地洗净从违逆他的夫人身上承袭的南方贵族的颓靡之气，牢记自己是大秦帝国的王子，秦王勒令十八岁的嬴高参与王翦老将率领的六十万伐楚大

军。公子嬴高眼见秦军的铜柱撞开了楚国都城寿春的城门，眼见楚国的将领至死不屈的抗争，烈火焚烧了楚王华美绝伦的宫殿，他看见跟自己一般年少的楚国王子断了的头颅……他想起一样地说着楚语死去的母亲，身体里流淌着一半楚人的鲜血像万千钢针刺痛着他，嬴高心中剧痛难忍，只觉得自己无比孱弱。那时，公子嬴高还太年轻任性，不愿穿戴凯甲去屠杀那些血亲，逃离了血腥的杀场，一袭白袍，广袖飘飘地驾着白色的战马在寿春王城血与火的烈焰中奔跑。那般情形下，公子嬴高遇到了比自己还要弱小的楚国末世的公主芷伊。芷伊那年才十三岁，穿着银色暗花的象牙底子曲裾长裙和凤纹云香罗的公主罩衫，长发没有绾起，只在发末结辮，用晶莹的珍珠花钿装点，这样的打扮，使她像潇湘潮湿的雾霭里一弯黄昏的月儿。她泪眼凄迷地站在内苑的一棵小桃树下，不愿做秦国奴仆的姐姐们已经在另外几棵树上相继吊死。芷伊年纪太小，个子也太矮，站在案几上就是踮起脚来也没有办法把脖子伸进打好的白绫结里，小小的公主环顾四周，发现所有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连一个帮她去死的人也没有，于是无助地悲啼起来，她迷糊中听见有马蹄的声音，然后转头时看到了像她哥哥们一般年纪的白衣翩翩的秦国的王子。

他与那些凶神恶煞的秦人不同，面容与身形极其清雅俊美，又穿戴着王子的高冠与广袂长袍，她于是误以为他是她众多清秀的兄长中的一员，便招手叫他过去，她说：“哥哥，求你，帮帮我。”她站在案几上指了指那个白绫，公子嬴高下马走了过去，他忧伤地看着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你不该去死，你还这么小，没

有及笄，你应该活下来。”

“不！”公主仰头望着他说，“哥哥，若我不死的话，会成为秦国的奴隶，倘若现在死了，就如同姐姐们一样，仍是楚国的公主。”

“是啊。”公子嬴高苦笑着，他像一个真正的兄长一样轻轻问她，“你是我哪一个妹妹？”

“我叫芷伊。是庄侄夫人的女儿，哥哥，你抱我起来，让我把头放在那个圈里就行了。”小小的公主向屠灭了家国的敌国王子伸出了她的双手，她是那样美丽天真，清澈得让他不忍伤害，公子嬴高拉住她的小手，低声在她耳边说：“芷伊，你不要哭，我带你离开这里，我决不会让你死的！”于是他将她抱了起来，她轻得像一簇羽毛，柔得似一片花瓣，在他的怀里，只占那么一点位置，他把女孩贴在心口上，跃上了他的战马。

在火光的照耀里，公子嬴高一次又一次地低头看怀中女孩儿的小脸，他分明看到仿佛母亲不同于父王其他美人灵秀的线条与幽艳的神态，他的心热烈地跳动起来，她是那样美、那样小，让他很想亲吻她。在他的兄弟们大肆屠戮的时候，他却救了母亲故国的一位公主，这英雄的行为使他的身上涌起巨大的力量，他不再是孱弱无能的少年，他要带着这娇美的楚国女孩回他的军帐，他会让她在他的身边平安地长大，而不是沦为奴隶。

嬴高至今还记得公主芷伊在他的怀里温驯得像一只小猫，她细丝一般的秀发在疾风里纷飞，飘散着淡淡的茉莉花的清香，让他沉闷的忧伤柔曼成一江春水。然而，这样的美景并没有持续多久，芷